

反思文学 研究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

中国
文学史资料丛书

程光炜 主编
谢尚发 编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反思文学研究资料

程光炜 主编

谢尚发 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思文学研究资料 / 谢尚发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 程光炜主编)
ISBN 978-7-5500-2189-1

I. ①反… II. ①谢…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0722号

反思文学研究资料

FANSI WENXUE YANJIU ZILIAO

谢尚发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臧利娟 邹 婧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1.2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189-1
定 价	4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32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程光炜

—

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09）有“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期。后三十年中，又有“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等不同段落。本丛书的选编对象，是后三十年文学。然而，文学发展脉络除不同段落之外，还应有先后出现的流派、现象和社团将之串联成一个整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二十年代的文学就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沉钟社、未名社等大大小小的社团或流派，从这些现象中，既可观察这一段落文学的起伏跌宕、相互排斥与前后照应，也能对它们的纹理组织和贯穿线索有清楚的了解。

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沉淀不够，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还较短，它作为一个历史河床的激流险滩就来不及显露出来，供研究者做准确的测量、计算和评估。按照我做历史研究的习惯，凡是漂浮在文学批评和各种文坛传说中的文学现象，都不会列入研究目标，我会耐心地等它逐渐沉淀下来，待纹理组织和脉络线索都清楚显露出来之后，才把一个个作家作品这种单位摆放进去，设置一个位置。观察思潮，也应该强调它的历史稳定性，否则宁愿放着不做。但是我们知道，自所谓新时期文学开始运作之后，被文学批评推出的文学现象就层出不穷，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等，而且它们大都被已经出版的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用，在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堂上讲授了几十年。我没做过统计，关于它们的各种论

文不说上千万字，少说也有几百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研究论文详细讨论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①，或者对某现象的内涵外延加以界定^②，也分析到某现象在向另一现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③，如此等等。由此说明，当代文学史历史分期、段落传承、概念界定、现象、社团和流派等等的历史化研究，也并不像有些悲观者认为的那样犹如散兵游勇，布不成阵。^④

因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没有跟上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话剧、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第三代诗歌、文化散文、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到60后作家三十年来的文学史序列，除作家主动提倡、文学批评和杂志组织等推动因素外，是否还有社会思潮的刺激、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圈子的催发，还都没有被认真清理和反思。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沉钟社、新感觉派、乡土小说、京派、海派等社团和流派的文献史料，是经过几代学者数十年来默默无闻地爬梳、搜集、辑佚、整理和研究，才逐渐浮出历史表面，最后被确定下来，成为学科的概念、术语、范畴的。而我知道，对当代文学史上这些重要现象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还只是处在启动的状态，更不用说以一所大学之力，几代学者之力，开辟为研究领域了。虽然如上所说，零星的“关系”“转型”“段落传承”等研究已有不错成果，但与现代文学史如此大规模、长时段和投入几代学者之力的宏大工作相比，远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事实，必须引起学界同人足够的重视。

二

本丛书的编撰是一项进一步充实当代文学史文献史料整理的工作。它分为《伤痕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改革文学研究资料》《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先锋小说研究资料》《新写实小说研究资料》《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朦胧诗研究资料》《第三代诗歌研究资料》《先锋话剧研究资料》《文化散文研究资料》《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茅盾文学奖研究资料》《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研究资料》和《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资料》，总计十六种，基本涵盖了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的重要现象。如果按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现代文学史社团、流派、现象的观点，可以将十六种资料略作

分类。第一类为文学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历史小说”“先锋话剧”“文化散文”“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外国文学译介”等；第二类为社团，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等；第三类为流派，例如“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所谓文学现象，是指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集中反映着当时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状况、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尤其是文学探索的精神。随着这些思潮的转移、跌落，这些现象也随之弱化和消失。所谓文学社团，按照既定的文学史认知，它一定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相对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关于这一点，“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都符合这些条件。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凡文学社团都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例如“朦胧诗”，它源于1969年出现于河北白洋淀插队知青中的“白洋淀诗人”，主要成员有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岳重（根子）、孙康（方含）、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錐涌、戎雪兰等，在北京工作或在外地插队的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也曾与这些诗人有交往。1978年12月，创办了诗歌小说和美术杂志《今天》，而以发表诗歌为主。杂志主编是北岛、芒克，成员有方含、江河、严力、食指、舒婷、顾城、杨炼等。由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代表了该杂志的章程、组织和文学主张，他们宣称：该杂志是要“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⑤《今天》这个文学社团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存在了三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杂志延续至今的一个社团。虽然，它的主编、编委和成员几度变化，该杂志后来还转移到国外，但仍然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可以作为文学流派来研究的。首先，它们都曾有自己的“文学宣言”，固定的作者圈子，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不仅影响了后来一代作家的创作，而且通过创作转型，当年的创始者后来也一直延续着当年的文学主张、审美意识和创作风格，例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寻根），余华、苏童（先锋）等。

鉴于上述社团、流派和现象的史料非常分散，缺乏系统整理，本丛书拟

以“资料专集”的形式出版。作为同类著作的第一套大型工具书，我们力图通过勾勒后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展现大量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意识到，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下一步更为细化、具体的史料整理工作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从当代文学史文献收集、辑佚和整理工作的长远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社团史”“流派史”等，也应是不远的未来启动和开展。比如，“白洋淀诗人群”与《今天》杂志的沿革关系，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诗人回忆文章，但缺乏详细可靠的考证。又比如《今天》杂志编委会在八十年代的改组和分裂，也是各执一词，史料并不可靠。“寻根文学”的发起是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那次文学的“当代性”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由哪些人发起、组织，具体策划是什么，与会人员名单是如何选择、确定，没有翔实材料予以叙述，零星片断的叙述倒是不少，仍不能令人满足。另外，散会后，韩少功、阿城等是如何产生写作那些“宣言式”文章念头的，具体情形包括活动情况，研究者仍然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大量的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社团史”“流派史”史料丛书的陆续问世，仅凭简单材料写出的同类著作不仅价值不高，历史可信度也很低。这套书的工作，仅仅是为这一长期并意义深远的学术工作，打下一点初步基础而已。

三

在编选体例上，我们在遵循过去文学史史料丛书规则的前提下，也对这次编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每本书的结构，分为主选论文和资料索引两个部分。主选论文是全文收录，资料索引只选篇目和文章出处。在资料索引部分，要求编选者尽量穷尽能够找到的资料，当然非正式出版的报刊不在此列。

二、视野尽量开阔，观点具有历史包容性，强调点与面的结合。主选论文，应以当时文学思潮、论争文章和后来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为编选对象；突出主要作家作品，一般作家作品可放在资料索引部分，作为对主选论文的陪衬，但也要求尽可能地丰富全面。

三、鉴于每本资料只有三十万字左右规模，这就要求编选者具有“选家”的眼光，用大海淘沙的耐心和精细触角，把对于历史来说，值得发掘和发现的

文献史料贡献给各位读者。

由于各位编者都在大学工作，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尽管这套丛书筹备了好几年时间，还经过开会商讨和电子邮件的多次协商，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丛书，仍有不少遗憾之处，它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5月11日于北京

注释：

①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这篇论文运用详细材料，叙述了阿城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棋王》后，被仲呈祥、王蒙等归入知青小说。1985年提倡“寻根文学”后，更多的批评家开始按照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认为它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在接受各种访谈时，阿城也有意无意根据采访要求，重新讲述这篇小说是如何寻根的故事。这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知青小说”向“寻根文学”转换过程中的某种秘密。

②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作者力图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关系脉络中，分析“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如何在九十年代全球化大潮中逐渐衰老的深层背景。

③吴义勤的《告别“虚伪的形式”》（《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论及余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小说的“转型”问题。还有很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赵园，一次就曾当面对笔者谈到“当代文学”就像一个“菜市场”。这种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和秩序的看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分普遍，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史研究确实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也表明许多学者在耐心阅读已有成果之前就下结论的草率。

⑤《致读者》，载《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号》。

目 录

作品解读

1

目
录

1 | 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

——读《天云山传奇》随笔 / 吴子敏

14 | 听从时代的召唤

——我在习作中的思考 / 张一弓

22 | 理性超越中的感性困惑

——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思考 / 孙 毅

30 | 文学的紧张

——《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 程光炜

50 | 论《芙蓉镇》 / 颜 敏

70 | 试论“反思文学”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

——以《天云山传奇》、《灵与肉》、《芙蓉镇》为例 / 张 冀

78 | 反思的力度及其局限

——重读《剪辑错了的故事》/ 张光芒

83 | 一口铜钟 警示后人

——重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周作菊 杨建波

91 | 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

——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 陶东风

关联研究

103 | “反思文学”的深化

——读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 吴慧颖

113 | 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再评价 / 万同林

119 |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 张 法

129 | 共谋与裂隙

——“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 何言宏

143 | 伤痕记忆的拷问

——论“反思小说”的历史叙事 / 方守金 路文彬

155 | 从“伤痕”到“反思”

——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一 / 毕光明

163 | 鲁迅与反思文学 / 王吉鹏 霍 虹

170 | 再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 熊忠武

177 | 从控诉到反思

——重论1980年代初的文学思潮 / 贺仲明

188 | 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

——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 郑纳新

整体讨论

208 | 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

——论“反思文学” / 何西来

232 | 反思——痛苦与超越 / 晋白川

239 | 主体的迷失与反思的矫情 / 李广仓

245 | 女性主义文化视域中的反思文学 / 丁淑文

251 | 浅谈“反思文学”里的悲剧人物形象 / 杨红军

257 | 一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悲剧

——对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再反思 / 吴志宏

265 | 浅议反思小说思潮 / 赵宇红 吕亚新

272 | 新时期“反思文学”潮流 / 彭礼贤

284 | 中国当代文学反思的主体与“政治现代性” / 徐德明 郭建军

295 | 论反思小说的政治向度

——以张贤亮、王蒙作品为重心 / 吴道毅

305 | 附录 反思文学研究资料索引

中国
当代

4

文学史
资料丛书

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

——读《天云山传奇》随笔

吴子敏

“心灵上的琴弦，一旦被拨动了，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这是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1979年7月《清明》创刊号）的第一句话，它写的是生活，写的是小说人物宋薇的心灵的觉醒。如果借用它来比喻文艺对生活的作用，比喻一篇好的作品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教育作用，也是相宜的。和近年来出现的不少好作品一样，《天云山传奇》也以自己的特点，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思索，带来理想。

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从“反右”斗争前夕到一九七八年对右派落实政策这一段生活历史，刻画了几个有血肉、有思想深度的人物，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对这段生活，尤其是这些人物的真实描写中，突出地表现了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小说体现出一种新型的道德观念。

说它是新型的，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作者离开生活现实的、理想化的产物，它是本来就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它应该反映着高尚的精神世界、美好的人与人关系。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既由于旧的传统、习惯的影响，又加上不少人为的曲解，它的面目是模糊的。真善美、假恶丑，一度难以区分，有时甚至被颠倒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重新认识的现实需要。

《天云山传奇》等作品，正是努力通过对生活表象的描写，进一步探索着、刻画着人们的精神面目、道德观念，以敏锐的剖析和明确的倾向，越过历史的雾障，澄清着这些意义更为深刻的领域。这是文艺干预生活，对人们的思想、感情起启发教育作用的重要的突进。

但是，对于作者们来说，这里是存在着困难的。

就说《天云山传奇》。首先，它所写的是这样的年代，过多的斗争和动荡代替了正常的生活和建设，而这动荡，又不仅指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包括人们的内心世界，如观念、情操等。该如何理清这二十多年的动荡、恢复二十多年的生活真实呢？另外，小说写的又恰好是这年代中一个很敏感的区域——“反右”斗争及其落实政策。对这些，在人们的内心，还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这既由于人们认识的差异，也掺杂着一些人的利害关系。而作者，则必须直接地、形象地去描写生活的实况、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思想感情，因此也必然会明确地反映出自己的观点，表现出自己的倾向。困难就出现在这里。

二十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有一个“同一”的标准。这几年来，现实生活既说明了，尤其是大量的文艺作品、文章、舆论也都反映出：从“同一”标准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包括作者、评论者、读者，对于过去那些年代的生活，对于那些年代中活动着的人物，评价是那么不一致。各有各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美丑概念。对于目前产生的、描写那段生活历史的作品的评 价，当然也是如此。一个作品出现了，很可能是毁誉俱来。有称赞开创的，就有可能出来防范的；有表现了新的审美评价的，就会遇到坚持传统是非标准的。这几年来，对于文艺作品评价的矛盾比以往年代要普遍得多，正是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历史评价的距离。以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评价来看待一些文艺作品，便是以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评价来看待那段生活。所以，又可以说，对于作者们，这里既是一个困难的领域，却也是有所作为的领域。它迫切需要作者们去开拓，甚至为之而斗争。它需要作者们坚持明确、热烈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观察剖析，独立思考，以自己的切实的理解，来满腔热忱地歌颂生活中的、人民心灵中的真善美的东西，谴责假恶丑的东西。用自己的创新的艺术，辨是非、明爱憎，来真正表现出生活的真实，向那部分长期以来被歪曲的标准挑战。显然，暂时不必要求所有的人都会赞成他所写的。

正是在这里，《天云山传奇》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小说的热烈的歌颂和谴责，是作者冷峻的观察、剖析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对于作者，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会激起真正的热情，使他在平常的事物中开掘出新的含义。《天云山传奇》虽然写的也是人们熟悉的生活，其中人物也并不生疏，却是给人留下了思想。不仅引起思索，而且激发理想。

应该强调，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职责所在。《天云山传奇》既无情地揭露生活中丑鄙的现象，又热忱地赞美生活中崇高的东西。一个积极的、有作为的作者，尽管面对丑鄙，也总是应该不倦地维护着美好的事物，追求着、呼唤着崇高的理想。这就是作者的格调、作者的信念。也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我们整个生活的最大的真实，才能引导人们向前看，引导人们珍惜美好的事物，建立高尚的道德观念，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使文艺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为要突出《天云山传奇》的重要特点，前面首先谈了总的看法。但它是文艺作品，之所以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当然主要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来完成的。

《天云山传奇》写了二十多年漫长的生活斗争，其中又充满复杂的变幻。一篇中篇小说要包含如此宽阔的内容，是不容易的。但作者凭借自如的艺术手法，错综交叉地叙述着故事，大致说来，以宋薇的回忆抒写人们美好生活的开端，用冯晴岚的书信描述生活的动荡、人物的颠沛，由周瑜贞的谈话揭出生活的不平、人物的冤屈，更主要的，还通过宋薇贯穿前后的自述，综合上述故事线索的发展，将对生活前景、人物命运的描写都推向高潮，所以，小说读来有起落，有回旋，疏密简详各如其分，能较好地概括出那一段漫长的生活历史。又由于这几个人物的地位不同、性格迥异，所以在叙述故事发展的各阶段时，又能各具恰当的感情特色，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艺术能力和匠心。

然而，归根结底，如同大多优秀的小说一样，《天云山传奇》的主要成功在于对人物的塑造，正如前面提到的，小说刻画了几个有血肉、有思想深度的人物。我们说《天云山传奇》的重要特点是从道德观念的角度进行歌颂与谴责，当然首先有个立足点，便是小说对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剖析和重新认识，在艺术描写上取得较好的成就。

《天云山传奇》主要写了宋薇、罗群、冯晴岚、周瑜贞、吴遥五个人物，写了他们之间复杂变幻的关系。作者以强烈的感情使这些人物、故事带上了一些传奇色彩，因此增强了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这些人物，目前大多正当中年，小说写了他们从青年到中年这段极富生命力的

也应该是最宝贵的生活。可惜，生活并不那么公正，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各有各的遭遇。有的历尽艰难，在坚强地前进；有的已在苦辛和忧虑中耗尽了可贵的生命；有的告别了旧的冷漠的生活，正在找寻新的路途；当然，也有人始终在生活的浪潮中升腾着。应该说，这些人物，我们在生活中是似曾相识的，但读着小说，突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新的含义，与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理解差异很大。我们终于发现，不是那段生活变了，而是文艺变了。《天云山传奇》正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正在以新型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评价再现那段生活历史的真实。

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先谈宋薇的形象。在我们提出的道德观念这个问题上，她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于她，很难说歌颂或谴责，但她是小说中唯一的在道德观念的坚信与疑问中徘徊、因循了二十年，最后才得到了心灵的觉醒的人物。可以说，在现实中，她的生活历史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在她身上概括了同时代很多人的道德观念的觉醒过程。

一九五六年，年轻的宋薇从技术学校毕业，参加了天云山区综合考察队，“开始走向生活”。五十年代的青年，是单纯可爱的，尤其像她这样“在革命的怀抱里长大”的姑娘。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的安排，是当时青年们的生活准则，甚至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人物的指示、意见，也决定着他们的选择和命运，很多人无后顾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生活是那样充满活力，那样新鲜和谐，有什么理由担心自己的奉献？宋薇正是这样敞开心胸接受着新生活的光耀。青春的敏锐和活跃，使她讨厌那轻视知识分子、老是官腔官调的前政委吴遥，而新政委罗群的全新的工作作风，丰富的知识，火热的性格，更使她的青春如同插上了翅膀。她感到幸福，她喜爱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她有了爱情。但是，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她的生活进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宋薇突然面临这样的事实：党组织告诉她，昨天的同志原来是敌人。虽然迷惘、痛苦，她到底还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在对党组织的赤诚和忠贞前，个人的爱情不是应该舍弃的么？以后，又终于在组织的名义下，她把自己的褪了色的爱情，以至一切，都给了虽曾讨厌过、却正成为组织的正确的化身吴遥。尽管闷郁苦涩，但她同样还是安于这种命运。她离开了火热的建设战场，放弃了“做一个红色技术人员”的志向，成了一个政治干部，得到

了些妻以夫贵的升迁，但实际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和工具。她感到失去了什么，却又不知该找回什么。从此二十年，她的生活就如她的住房，又大又空，而且有些冷。

在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下，她错了么，又错在哪里？故事既然是以她的口气叙述的，我们看到了她二十年后的一些自责：幼稚、小资产阶级、政治虚荣心，等等。但是，真的就应该责备她么？在那些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月中，她能看清主宰着某些人行动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么？这些人是穿着组织的尊严的外衣的。正如小说所写：“有那么一些人，就以党的身份在你面前出现，他们说他们代表组织，而我们也就把他当成组织，尊重他，服从他，甚至压制自己的痛苦而坚决照办。”所以，宋薇有痛苦，不是应该受责备，而正是说明了道德观念上觉醒的迫切性。

宋薇又毕竟是朴实的，二十年的生活，并没有使她随波逐流、与吴遥沆瀣一气。她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中蕴含着思想的健康种子，待到风和日丽，是会发芽的。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党逐渐恢复着优良的党性原则，也使宋薇和千百万人一样，思想、感情、道德出现了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可能。而在落实政策中翻出的往事，终于使她对生活的真实和人事的本相开始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道德观念开始了重要的飞跃。最后，现实的冲突又教育她、驱使她的心灵完全觉醒过来，与旧的决裂。她的生活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她说：“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境界。应当有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是非观念和献身精神。”小说似乎有意在最后让她回到了第一次与罗群见面、相爱的地方，她在怀念，她在憧憬，她要爱她所爱的，不仅指人，而且是整个生活，她告别了旧的冷漠的生活，在找寻新的热情。

但是，要理清二十年的生活道路，理清二十年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摆脱二十年歧途的羁绊，轻装走新的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不同于揉乱了丝带，只要有心，总能理清的。这是生活，是还在发展中的生活，当宋薇开始觉得理清了的时候，青春逝去了，对于祖国建设和个人生活的最可珍贵的年代已过去了。她不得不意识到“失去的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那刻骨铭心的爱情。她只能在欣慰与伤痛中暗暗地为别人献上自己的“虔诚的祝福”。当然，读者也愿给她以祝福，希望她在“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事业中得到新的欢乐，但也知道，心灵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她正在为二十年前、自己在当时的社